

小时候读过一篇课文,题目叫《自己去吧》。

最深情的栽培

陈美

小鸭说:“妈妈,您带我去游泳好吗?”妈妈说:“小溪的水不深,你自己去吧。”过了几天,小鸭学会了游泳。

把眼光放出去,眼光到不了的地方就把心放出去。巨婴不是天生的,宠着宠着,就成了巨婴。摇篮边舍不得放手的那个人难辞其咎。现在不让他吃苦练就七十二变,以后谁来替他挡九九八十一难?

小鸭说:“妈妈,我想去山那边看看,您带我去好吗?”妈妈说:“山那边的风景很美,自己去看看吧。”过了几天,小鹰学会了飞翔。

再说小鸭、小鹰,他们不知道水有多深,山有多高,但他们都选择了自己去,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,这是需要勇气的。流汗、流泪,甚至流血,但跨越了那水、那山,学会了游泳,学会了飞翔,领略到了别样的风景。小鸭、小鹰都已不是原来的自己。

那时候,只记得背诵、默写、造句。长大后,经历了一些事,特别是做了妈妈后,觉得这几篇文章,短短几句话,就浓缩了我们民族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独立自主的精神。

先说说两个妈妈。她们对孩子说“自己去吧”的时候,是忐忑不安的,但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手。如今,有多少妈妈敢对孩子说“自己去吧”。

说真的,我是自愧弗如的。儿子读高三的时候,和同学相约去三清山,我们不放心的,试图通过班主任加以阻止,老师一句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让我们最终决定让他“自己去”,结果有惊无险。儿子大三时,和女朋友去印度做了八周的义工,我们稀里糊涂地同意了。

浅滩,练不出强劲的水手;温室,长不出参天的大树。一个人,能坦然无惧、游刃有余地面对生活的一切,他一定是经历了风雨的试炼。相反,如果总是躲在大伞底下,不经历风吹雨打,那么,他是不配有辽阔的远方的。

就在他们活动结束后行将回国时,遭遇了特大车祸。一个台湾大学的男孩被甩出了车,送医的路上,他在儿子的怀抱里停止了呼吸。他们简单地处理了自己的外伤,就忙着联系大使馆、联系家属,还联系了一个国际学生组织,处理善后问题。生死考验,让浙大、台大、交大的几个男孩成为了毕生的兄弟,也让儿子收获了坚贞的爱情。

泰戈尔说,不是锤的敲打,而是水的歌舞,才使鹅卵石日臻完美。我说,成长,既需要温柔的呵护,也需要凌厉的敲打,也需要凌厉的敲打,也需要凌厉的敲打。

虽然我的这一次放手惊心动魄,但能使我们坦然地看着儿子渐行渐稳。所以说,鸭妈妈和鹰妈妈是了不起的,她们知道,手够不到的地方就

能一觉睡到自然醒,实则是人生一大幸事。不过,对很多人来说,这显然也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大多数的早晨,我们都不是自然醒的。比如说,被梦惊醒。大多是恶梦,小时候是狼在后追,长大了是遇见了仇人,诸如此类,一惊一乍,就把自己给惊醒了,吓得不敢再入睡了,所幸只是一场梦。倘若这时候已东方大亮,干脆披衣起床,做个早起的鸟。也有被美梦惊醒的,幸福来得太意外、太惊喜,就把自己给惊醒了,模模糊糊捏捏自己的脸,发现原来是场梦,一个美梦,这时候甭提有多懊恼、多沮丧,很多人会尝试着继续睡,以期赶紧续上美梦,但多半是空欢喜。

还有一种常见的非自然醒,叫心中有事。头晚入睡前,心中放了事,这觉往往就难以睡安稳。事在心里,思前想后,把各种可能性都想遍了,也把自己的睡虫全想没了。及至好不容易迷糊着了,也是似梦似醒。天亮了,忽然醒来,想起了事,以为错过了时间或者机会,翻身而起,手忙脚乱,这都是事闹的。

过去,生活艰苦,物资匮乏,睡到自然醒尤其难。一种是饿醒。吃不饱肚子,睡到半夜,饿得咕咕叫。也没东西吃,喝口水,或者咽口唾沫,算是填充了空瘪瘪的肚皮,继续睡。直到再次被饿醒。冬天,天寒地冻,被子薄了,蜷缩成一团,还是聚不拢一点热气,被冻醒;夏天,太热,没有空调,大汗淋漓,被热醒;牙疼,胃疼,头疼,身体各种疼,各种难受。比疼醒更难受的,是痒醒,痒得钻心,翻身打滚,或挠,或搔,或抓,痒依然不解。

还有一种非自然醒,是被各种外来的因素吵醒。鸡鸣狗叫、邻家早起,熙熙攘攘,扰醒;家人嫌你懒,拉开窗帘,让阳光直晒你的屁股;揪你的耳朵,叫揪耳朵醒;掀你的热被窝,叫掀被窝醒……

以上种种都不是自然醒,但这种种非自然醒,又无不自然而然,它们或出于身体所需,或来自生活本义,或源于生计所迫。人生本不易,哪能事事自然,如己所需,遂人所愿?不自然,有时恰恰是最自然的方式和状态。

人生酸甜苦辣,悲欢离合,未必如我所求所愿,却莫不自然。

不是自然醒

打。就像植物的生长,阳光雨露的温润,风霜雨雪的煎熬,一样不可少。

饭,必须自己煮;路,必须自己走;关,必须自己闯。生活中,没有永远的螺丝做我们终身的避难所。这是世上最简单的道理。

所以,为人父母的,让我们学学鸭妈妈和鹰妈妈,放手放心,是最好的爱;无微不至,是最大的伤害。

所以,为人子女的,让我们学学小鸭、小鹰,对爸爸妈妈说,让我自己去吧,毕竟成长是谁也替代不了的事。

不管大人还是孩子,我们都要懂得:磨砺,是最好的造就;磨砺,是最深情的栽培。

上海刚解放,我家从长乐路的蜗居搬至虹口的大房子。我们几个女孩有了自己专属的房间。妹妹们开心得跳进跳出,唯有我心事重重,因为我正要转到新学校去了。

我进了马路对面的小学读四年级。校园很美,操场很大,可我高兴不起来,因为一个人也不认识。我无精打采地整天捧着书看,只能在书中找“朋友”,直到那堂音乐课。

老师说,我们学首新歌,唱得好的同学去参加比赛。一听此话,我立刻打起了精神。“太阳下,开鲜花,红的花,白的花……”旋律很好听,歌词也好记,我一下子就学会了。老师在课上选了六个女生,其中有我,要我们跟着琴唱,最后,他要我站在五人前

领唱。我不懂什么是领唱,胆子却大,按他的要求唱了一遍又一遍,她却不满意。

老师耐心地指导我。我才站到最后,不仅站在最前面,还应把情绪带给合唱的同学。

老师见我直达不到要求,要我朗诵歌词。一句句读,要我讲出是什么意思。他说,你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,这首歌是一种跳跃性的节奏,是小女孩在花园里跳跳蹦蹦赏花的情景,应该很快乐,你要笑着唱。练了许多次,老师才满意地说,你看,你笑起来多可爱,声音也更好听了。

我们练了好多次,唱得滚瓜烂熟,节奏、情感都

处理得非常妥帖。老师说星期日,我们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加比赛。那天,我们在音乐室集合,先练声,我们非常认真地跟着琴练“咪、啊、玛……”他没

再关照什么,只是让我们放声唱。我心里想着老师的话,这是我在花园里看到那么多花时的惊喜,轻快的步子、跳跃的音符、调皮的神情、好奇的目光,我大声地唱着,不由自主地展开了笑脸。

我们到了外滩。老师叮嘱着,到了里面不能说话!我们都以为,在电台里乱说话,声音会传出去让全中国人都听见,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轮到我们的了,我们被带到一间不大的屋子里,每人戴上了一副耳机。

有位先生示意老师弹琴,问我们听得见吗?那声音好清晰。老师向我点点头,听着琴声,我眼前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大花园,看到了那么多美丽的花!我微笑着唱起来。唱完了,那位先生向我竖起大拇指。

我们被带到另一间大屋子,有个阿姨发给每人一包点心,我们谁都没吃,怕嚼东西的声音会传出去。我们不敢说话,不敢走动,也没人去上厕所。

被吓到。随后,主人又拍了拍马肚,把缰绳交到我手里,我左脚踏在马镫,右腿一跨就轻松上了马背。第一次跨上骏马,在马背上挺直腰背,我感觉挺威风!

次日,我自己上路。清晨,我已安放了马背套、马鞍和扎马肚带,牵着它在草地上转了两圈,就上马出发了。

上山的路,宽不到两米,右侧是悬崖,左侧是山坡。我的骏马体力好,走在队伍前,越走越快,不像其他马一路喘息,艰难前行。将近山顶时,我隐约觉得马肚带在松动,心想:到山顶下马,重新扎紧也无妨。此时,我的骏马似乎也感觉有异常,远离悬崖,一直靠左侧山坡走。就在登上山顶平地那刻,我身体开始失去平衡,我迅速蹬开马镫,松开缰绳,最后滑落在马的紧缰绳,夹紧两腿,两脚使劲蹬着马镫,向前弓身,口中“吁、吁……”不停呼唤它停止飞奔。

可惜,骏马不听我的指挥,仿佛执意要我尝尝落马的滋味,还不走寻常路,朝着百米外唯一的“牛粪墙”(牧民堆在草地上约一米多高的干牛粪堆)狂奔而去。我脑中闪过藏族老师的叮嘱,马上俯身抓住马鬃,紧贴马背,紧紧勒住缰绳。骏马发疯似的狂奔到树枝难忘的丁香花,梦里都在太平湖畔。太平湖属于什刹海水域。

我也有难忘,一首儿歌。它起唱于北海公园的红墙绿瓦,在无数人的心里传唱抚慰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/小船儿推开波浪/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/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

那是共和国的儿时童音,什刹海的青春之歌。

所。没人告诉我们,这不是录音室,声音不会传出去。所有比赛都结束,宣布结果了,我们得了第二名!老师一把抱住我说,你唱得真好!谢谢你!

前三名被留了下来,参加电台录音。除了我们以外,来了好多大人。那些人穿了旗袍、长衫、西装,个个都很漂亮。他们和我们一起坐在一间大屋子里,静静地等着。

这年国庆节,电台播放了这台节目,我听到了自己脆脆的歌声,那声音真的在笑,好甜!爸爸说,全中国都听到我的歌声啦!我还听到谁用上海话在唱“龙华塔”,老师说,你真是了不起,这是周柏春和你一起在表演啊!

因为比赛得了奖,我被批准加入了少先队,站在操场上,鲜艳的红领巾在我胸前飘动,我响亮地宣誓:“时刻准备着!”队歌响起,从此,快乐一直伴随着我。

人漫长的一生,都在仰望童年的滋养。一首歌,一句话,仿佛连接在一个奇妙的源头上,那种烂漫和芬芳,萦绕在心上,缠绵不休。即使山倒水倾,我仍有力量微笑着迎接。“太阳下,开鲜花……”在倾泻的阳光里,我一年年地走,至今,还在不断前行。

就大步快跑;我手中的缰绳向左或向右牵动,它就会左转或右转。而第二天发生的那件事意想不到的事,使我与骏马愈加亲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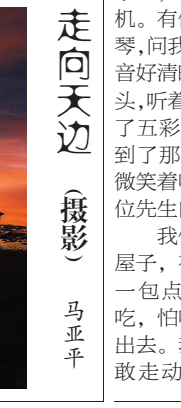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,我自己上路。清晨,我已安放了马背套、马鞍和扎马肚带,牵着它在草地上转了两圈,就上马出发了。

上山的路,宽不到两米,右侧是悬崖,左侧是山坡。我的骏马体力好,走在队伍前,越走越快,不像其他马一路喘息,艰难前行。将近山顶时,我隐约觉得马肚带在松动,心想:到山顶下马,重新扎紧也无妨。此时,我的骏马似乎也感觉有异常,远离悬崖,一直靠左侧山坡走。就在登上山顶平地那刻,我身体开始失去平衡,我迅速蹬开马镫,松开缰绳,最后滑落在马的紧缰绳,夹紧两腿,两脚使劲蹬着马镫,向前弓身,口中“吁、吁……”不停呼唤它停止飞奔。

可惜,骏马不听我的指挥,仿佛执意要我尝尝落马的滋味,还不走寻常路,朝着百米外唯一的“牛粪墙”(牧民堆在草地上约一米多高的干牛粪堆)狂奔而去。我脑中闪过藏族老师的叮嘱,马上俯身抓住马鬃,紧贴马背,紧紧勒住缰绳。骏马发疯似的狂奔到树枝难忘的丁香花,梦里都在太平湖畔。太平湖属于什刹海水域。

我也有难忘,一首儿歌。它起唱于北海公园的红墙绿瓦,在无数人的心里传唱抚慰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/小船儿推开波浪/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/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

那是共和国的儿时童音,什刹海的青春之歌。



走向天边 (摄影) 马亚平



夜光杯

什刹海那一片秋水,是北京妩媚的眼。西风渭水,落叶长安。红黄枫叶飘落,在什刹海碧清的水面上,更猛地醉倒我这个海上游子。去秋到北京,参观故宫、雍和宫、国子监、孔庙,庄严秋肃;香山漫漫红叶,碧云寺及金刚宝座塔,秋色浩然;明艳颐和园、苍茫圆明园,感慨无穷,只是……有点累。直到见了什刹海那一泓清澈碧湖,才轻松地斜倚湖边的栏杆,感到心底舒然安和。什刹海透出京城的神韵和亲切。

如果说,青浦淀山湖,是江南风韵的村女,素装淡雅,布服荆钗;杭州西湖,精致,婀娜,端庄,大家闺秀;那京城的什刹海,国色天香,贵里透出亲和,使我想起那位令大诗人龚自珍回肠百转的美丽贵妇顾太

清:“空山徙倚倦游身,梦见城西阆苑春。一骑传笺朱邸晚,临风递与绿衣人。”那该是个西风落叶秋水盈盈的傍晚吧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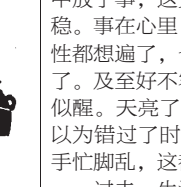
倚秋什刹海

赵韩德

出的。靠在什刹海的汉白玉栏杆,我傻看无边秋水,无意中却让龚自珍的故事走进心头,秋水伊人。

称湖作海,可谓妙绝。《说文》:“海,天池也。”称“海”的湖,往往殊美,如大理洱海。即便小海子也绝美。徐霞客万里之行至云南,泛舟浪穹城外之洱源海,“海子中央,底深数丈,水色澄莹,有琉璃光穴从水底喷起……千花万蕊,喷成珠树,粒粒分明,丝丝不乱……”惊为仙境。

海又可指苑囿的水池。什刹海水系,大湖泊连小湖泊,是紫禁城西畔的一串明珠。这串湖泊,从北向南,依次是西海、后海、前海、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。京城初建,元大都,即以什刹海水系(当时叫积水潭)作依据,进行规划。以水系的东岸确定了全城的几何中心



不是自然醒

孙道荣

能一觉睡到自然醒,实则是人生一大幸事。不过,对很多人来说,这显然也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大多数的早晨,我们都不是自然醒的。比如说,被梦惊醒。大多是恶梦,小时候是狼在后追,长大了是遇见了仇人,诸如此类,一惊一乍,就把自己给惊醒了,吓得不敢再入睡了,所幸只是一场梦。倘若这时候已东方大亮,干脆披衣起床,做个早起的鸟。也有被美梦惊醒的,幸福来得太意外、太惊喜,就把自己给惊醒了,模模糊糊捏捏自己的脸,发现原来是场梦,一个美梦,这时候甭提有多懊恼、多沮丧,很多人会尝试着继续睡,以期赶紧续上美梦,但多半是空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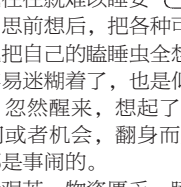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种常见的非自然醒,叫心中有事。头晚入睡前,心中放了事,这觉往往就难以睡安稳。事在心里,思前想后,把各种可能性都想遍了,也把自己的睡虫全想没了。及至好不容易迷糊着了,也是似梦似醒。天亮了,忽然醒来,想起了事,以为错过了时间或者机会,翻身而起,手忙脚乱,这都是事闹的。

过去,生活艰苦,物资匮乏,睡到自然醒尤其难。一种是饿醒。吃不饱肚子,睡到半夜,饿得咕咕叫。也没东西吃,喝口水,或者咽口唾沫,算是填充了空瘪瘪的肚皮,继续睡。直到再次被饿醒。冬天,天寒地冻,被子薄了,蜷缩成一团,还是聚不拢一点热气,被冻醒;夏天,太热,没有空调,大汗淋漓,被热醒;牙疼,胃疼,头疼,身体各种疼,各种难受。比疼醒更难受的,是痒醒,痒得钻心,翻身打滚,或挠,或搔,或抓,痒依然不解。

还有一种非自然醒,是被各种外来的因素吵醒。鸡鸣狗叫、邻家早起,熙熙攘攘,扰醒;家人嫌你懒,拉开窗帘,让阳光直晒你的屁股;揪你的耳朵,叫揪耳朵醒;掀你的热被窝,叫掀被窝醒……

以上种种都不是自然醒,但这种种非自然醒,又无不自然而然,它们或出于身体所需,或来自生活本义,或源于生计所迫。人生本不易,哪能事事自然,如己所需,遂人所愿?不自然,有时恰恰是最自然的方式和状态。

人生酸甜苦辣,悲欢离合,未必如我所求所愿,却莫不自然。



七夕会

和南北中轴线,以及城墙位置。元代的京杭大运河,其北端码头就在积水潭之西海,当时舳舻蔽水,万舶云集。

望着秋景极其秀美的什刹海之西海,眼光穿过垂柳,穿过蓝蓝云天,想起古老的大运河。我曾流连在大运河的河段上:绍兴、杭州、苏州、扬州……龚自珍重新回去接家人,就是在古老的大运河里泛舟北上的。诗人心目中那枝难忘的丁香花,梦里都在太平湖畔。太平湖属于什刹海水域。

我也有难忘,一首儿歌。它起唱于北海公园的红墙绿瓦,在无数人的心里传唱抚慰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/小船儿推开波浪/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/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

那是共和国的儿时童音,什刹海的青春之歌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